

小时人物

人是万物的镜像。徜徉过高山大海，最终还要到入山人海里寻找答案。小时人物，给你奉上与众不同的人物故事。在这里，读懂世相。

12年送走4000多名逝者，说得最多的是“我接你出院”

太平间守门人：看过太多真实的人世间

本报记者 杨茜
通讯员 堵晓芸

杭州一家医院的东北角，有一扇不锈钢大门。门背后，是三间独立的屋子，从左往右，一间10多平方米的太平间，一间杂物间，一间20多平方米的房间。

今年是57岁的吴光荣守在这里的第12年。12个365天，他送走了4000多名逝者。他的工作，就是将逝者从病房送到太平间，帮他们清洁整理遗容，并帮家属衔接殡仪馆处理善后事宜。“我来接你出院。”这是吴光荣这12年来说得最多的一句话。

吴光荣不是入殓师，他说自己是守门人。

他对时间没有特别清晰的概念，手腕上那只表与其说提醒他昼夜更替，倒不如说提醒他珍惜当下。

从2008年开始，杭州殡仪馆派驻了16名类似的守门人进驻杭州多家医院太平间，他们年龄多在40到60岁之间。他们是一群更懂得生命意义的人。



吴光荣工作中

1 入行12年

20多平方米的房间，被隔成了两间。里间是吴光荣的卧室，一张床，一张书桌，衣柜、电视、冰箱，简单而整洁。外间是接待室，靠墙的是沙发和茶几，吴光荣在太平间里帮逝者整理的时候，家属们在这里等。

小小的接待室里，有时候是沉默的，有时候响起啜泣声，有时候充满撕心裂肺的哭声。告别，终究是人们要学习一辈子的功课。

墙上有两面锦旗，都是服务过的逝者家属送的。

“在我们这代人的传统观念里，收到锦旗是很光荣的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份曾人人都忌讳的工作，也会让我受到表彰。”

吴光荣老家在江西，他文化程度不高，1996年来杭州谋生，在冰箱厂、电视机厂都做过，还去

工地打过零工。

2004年，杭州殡仪馆公开招聘，他应聘成功，开始从事礼仪出殡。

老婆不在意，但吴光荣还是没跟家里其他人说。“在农村，别人知道我是干这个的，会瞧不起我家。”

刚进殡仪馆半个月，他还不适应，梦到过自己进了火化炉。后来真正接触到遗体之后，他就不再害怕。

“他们只是停止了呼吸，其他跟我们都一样。”

2008年，他进驻这家医院，一个人负责医院逝者的殡殓服务。

他平均每个月要服务26名逝者。冬夏两季是比较忙的时候，多的一天要服务四五名逝者。

12年下来，他给4000多名逝者送行过。

2 我来接你出院

吴光荣的手机铃声很响，他生怕错过每一个工作电话。“接到医院通知，我要第一时间出发。那是对逝者的尊重。”

电话挂断后，他以最快的速度穿戴好，5分钟后就能推着遗体转运车赶到病房。

跟护士核实信息后，吴光荣对着逝者三鞠躬。

“我来接你出院。”推车前，他会轻声告别。年纪大的，称呼大伯大妈。差不多年纪的，叫兄弟小妹。

逝者被送往太平间。接下来的两个小时，是吴光荣和他们独处的时间。

在帮逝者净身或换衣前，他会先向遗体鞠个

躬，说：“下面由我为您服务。”然后，穿戴好口罩、帽子、手套、隔离衣等防护用品，开始工作。

人过世后，体温在短时间内可能还会有所升高，身上容易有水肿，热水会使身体起水泡，冷水则能帮助降温。

用冷水擦身，整理面容，穿衣……一系列动作，吴光荣很熟练，但要花费不少精力。

偶尔，他会自言自语。

“父母都已经尽力了。你安心走好。”

“大妈，你的子女都很孝顺，一路走好。”

……

之后，吴光荣就把空间留给家属。

送遗体上车去往殡仪馆，他会再鞠上一躬。

3 左边1号柜，和那些告别的泪水

一般来说，太平间里的温度会相对低一些。

每天早上6点，吴光荣都会打开紫外线进行室内消毒。

太平间里一共6个遗体柜。上排左边1号柜里那位男性，3年了，没等来家属。吴光荣有时会唏嘘，他默默尽着自己的义务，给予这个“他”最起码的尊重。除了时常确认冷藏柜是否运作正常，每隔两三天，他都会打开看一看情况，斟酌是否要送到殡仪馆保存，“殡仪馆的设备相对医院太平间要更好一些。家属会来的吧，可能只是一时联系不上而已。”

曾有个19岁男孩出车祸没能救回来，父母离异。吴光荣几次电话联系，父亲都说没钱。“我跟他谈，儿子叫了你这么多年爸爸，有钱没钱，你都

应该来把孩子接走。”吴光荣每个星期都打一个电话，一年之后，父亲终于接走了儿子。

守着太平间，吴光荣看过太多真实的人世间。

吴光荣印象最深的是一对姐妹，五六十岁的年纪，看着挺文气。

她们跟吴光荣说，希望先不要将老父亲遗体放入冷藏柜。大概有5个小时，姐妹俩一直守着老父亲，摸摸父亲的头，拉拉他的手，然后低头亲吻父亲的脸。“低声说话，边说边默默流泪。”

还有一次，他还没将遗体车推出病房，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“扑通”一下跪倒在他面前，哭着喊：“叔叔，求你不要把我妈妈带走。”

还有一次，看到一个家庭因为一场火灾而破碎，连见惯生死的吴光荣也“哇”一声哭了起来……

4 道别时，从不说“再见”

这12年，吴光荣的工作时间大部分是晚上和凌晨。

有家属看他辛苦，会偷偷塞红包给他，或者递给他香烟，他都拒绝了。“千万别，十多年前就戒烟了。这是我的工作，我是拿工资的，心意我领了。”

白天的时候，吴光荣就在医院里待命。因此，他的活动范围是医院方圆一公里之内，有时去附近公园转转。“十多年了，都没有出去过，只知道主干道，其他小路各种改造，完全不认得了。”

临时有事要离岗一两个小时，他就让驻点医

院的同事帮忙顶下。一年下来，他休息的天数不超过一周。

他的儿子儿媳都在杭州殡仪馆工作，在余杭买了房。两个孙女从小跟着他长大。“她们都长得挺好的。”

看到逝者的家属在哭，孙女还会在门口安慰：“不要哭，让他睡一下。”

他说，因为职业特殊，他不太串门，顶多在微信上聊个几句。偶尔串门，道别时，吴光荣从不说“再见”，而是说“身体保重”。